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知味

火候记

♣ 张富国

说某某先生老到，是夸人善用时机，能够把握好火候，而且因人、因时、因势而异。与一个儒厨交流，方知他是善用火候的高手！

饮食之妙，在于快慢取舍。饥肠辘辘时慰劳口舌的，是转瞬之间出现在眼前的香美饭菜，快是最好的平衡；烦躁不安时，耐心变成了奢侈品，静守一味美食，调整身体安稳下来，成了真实的渴望。

善用火候，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厨技，成就了儒厨的自然之功。比如，瞬间可得的美味，先是刀工的集成，“噔噔”的响声里，长短厚薄，切丁、扯丝、刨片、拍茸，食材出落得可圈可点；爆、熘、煎、炸、汆，火光烟雾里，须臾之间，香气四溢，菜肴早挑逗得肠胃跃跃欲试；也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如腐竹，择豆、磨浆、过滤、烧煮、挑皮、晾晒，一天时间，脆直如竹。这制成品，离开吃还差得远呢！食用时，泡发、刀切、炒制、焖煨，挺拔、板正的腐竹，早已面目全非，软趴趴的让人爱怜，一入口，鲜软滑溜。时间磨就的味道，果真让人销魂。

深谙此道的儒厨，不以为然：火候的要义，不在快慢，而在于变，他要呈现一味爆腰花。腰子一破为二，片去腰臊，剞麦穗花刀，改为三角刀块，浸入醋、盐水，焯去血水，控净、上浆，葱、姜切丝，青蒜净切段。旺火之上，架好锅，烧油。油香起时，爆香小料，下配料，加腰花、料酒和高汤入腰花、木耳、青蒜段。只见他腕一紧，拇指发力，略往怀里拉锅，其余四指稍往前送，向上一扬，扯动火苗，舔着菜肴翻身，以锅寻菜，接菜入锅，如此反复两下，“刺刺啦啦”爆鸣声里，荤香四起。颠锅时翻起的“油雾”与火苗一舔，火入菜肴，增香添热，善变使然！

现在想来，袁枚推崇的“油爆双脆”名副其实。猪肚洗净，取极厚处，去上、下皮，只用中心，切成骰子一样的方块，滚油爆炒，以极脆为佳。与鸡、鸭肫同烹，更加鲜美。对火候的苛刻要求，欠一秒不熟，过一秒不脆，怎一个“难”字了得？煨鸡汤，是更难得的享受。旺火开锅，小火上场；忙碌之余的几个小时里，静守灶前，凝视着那拇指般的微弱火苗，毫不烦躁，似老僧入定。煨，不温不火的静候，气定神闲的磨砺，意蕴悠长，品之不尽。苏东坡说，“柴头罨烟焰不起”，做红烧肉，覆盖火焰，减小火力，长炖去异味，味自美。据梁实秋考证，闽菜中的“佛跳墙”，却是庙里的和尚用蜡烛的小火苗炖出来的。“老龟烹不烂，延祸及枯桑”，白居易炖煮难烂的老乌龟，拿质地致密的桑木，增强火力，不失为一种良方。

儒厨说，更考验火候的，是滑炒里脊丝。里脊细切丝，上蛋清淀粉浆、滑油、控净油，锅内下葱姜末炒香，旺火煸肉丝，下清汤等，烧沸后文火稍煨，盛入汤盘。这半汤半菜，最讲火功：火盛，水分流失，肉缩易柴；火缺，余腥残秽，难以下咽。只有火头适中，才水灵软嫩，白嫩醇香，用嘴一抿就烂。配菜也讲究，青蒜不能少，盛夏配清香的黄瓜，中秋用洁白的茭白丝，冬春伴鲜笋丝。不过，最好用茭白丝和笋丝，轻焯水，排草酸。

当然，傻瓜型快餐，儒厨是不屑一顾的：如拍黄瓜，全在刀面之功，黄瓜、大蒜，一拍了之，盐一撒，香油一点，菜盘里颠簸几下，就能伴食捞面；加汤也行，打碎鸡蛋，滚水泡，蛋花飘逸。哪有火候可言？看来，善用火候，存乎一心，变在一掌，需要体悟的灵性！

灯下漫笔

青青竹园

♣ 殷雪林

儿时，乡下二姨家后园有个小竹林，一年四季枝叶青翠、碧色宜人，不光是小鸟和小动物们的天堂，也是我们孩童的乐园。

竹园不大，一二百个平方。都是本地土竹子，不粗壮也不高大，却密密麻麻一片，十分茂盛。从两侧院墙和后园将二姨家的小院紧紧包绕。土墙、红瓦、绿竹，相衬相映，朴素和谐，一幅豫南农家小院就这样自然落成。

二姨说，他和二姨父原先在屋后的水寨里跟家族成员一起住。由于水寨子地面狭小，人口逐渐增加，太拥挤，两人就搬了出来，背靠水寨子南边盖了一处农家小院。屋前屋后空荡荡的，他们就往门前栽了些树，屋后种了几丛竹子。没曾想竹子生命力如此强劲，不几年呼啦啦发开一大片。要不是屋后那一湾清水的阻隔，竹根能冲到前方水寨的老宅里。

小时候很喜欢去乡下。在姥姥家住一阵子后又去二姨家住一阵。两村相隔七八里。在姥姥家时，常去小河边玩耍，在二姨家，最爱到竹园里玩。

清晨，二姨早早从地里回来，做好了饭才把我叫醒，那时我还在梦里。乡下屋顶很少安亮瓦，二姨家里屋也没前窗，后窗又特别小，即使白天房间里也很暗。赖在床上，我迷迷瞪瞪地问二姨：天不是还早吗？二姨说你打开窗子看看，太阳都要晒屁股了。我就揉揉眼眼翻身坐起，胳膊支在土窗台上，将两扇小木门推开，光亮唰地透过屋后竹林照到了黑麻麻的屋里，迎面一阵清凉的风，然后各种清澈的鸟鸣涌入耳朵。

早饭后，村子里的小朋友们都活跃起来。我们一起到竹园里玩，捡笋壳，到池塘里做漂流船，大的拿回去做粽子皮。寻鸟窝，偷偷地拿棍子戳。遇到老鸟护巢，围着窝飞来飞去大声抗议。有时可得到几枚小鹅卵石般的鸟蛋，有时连窝带蛋掉在地上打个稀巴烂。要是被大人发现我们祸害小鸟，挨顿训斥是逃不掉的。一场春雨后，地上忽然会冒出许多披着露珠的笋尖。有小朋友说，春笋可以炒着吃。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要挖些，又嫌小。大家都知道竹笋不能长见阳光，一见太阳就会快速生长，很快就发青变老不能吃了。怎么能长大又不变老呢？有个小伙伴说他有办法。跑到家里取一只芭斗，将竹笋罩住。他说这是大人讲的法子。第二天再去一看：竹笋依然窜得老高并将芭斗顶翻到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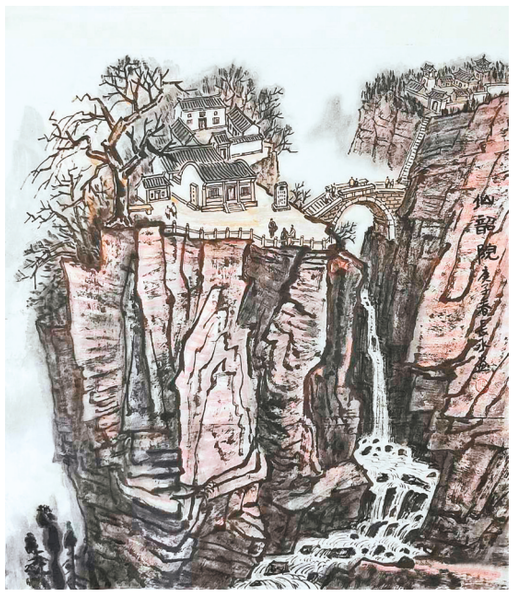
拽一把青翠欲滴的竹叶，噙在嘴里，可以吹出乐声。这个有些难度，声音也不是很好听，还是笛声更婉转悦耳。砍一根细竹竿，顺着水寨子唯一的一条路去找雷爷爷。雷爷爷是个老篾匠，手艺很好。他编的竹筐、竹篮、竹篓、竹箕既结实又美观。雷爷爷还会用竹做椅子和床。他天天都很忙，编这编那，将大半生时光都编进人们的生活里。雷爷爷对我们孩子却是有求必应，有空就给我们做竹笛。截一根竹管，剐去青皮，然后用篾刀在头上削一个斜面，从中间开条细缝，将竹叶插进去，放在口里就能吹出好听的声音。顿时赢得一片欢乐。

竹园还是小动物们的家园，蛇、鼠、刺猬、黄鼠狼常常在这里出没。我们经常在竹园里捡到蛇蜕，长的有一庹长，大人们说是中药，收起来等游乡的小商贩来换糖豆吃。夜晚的油灯下，我们孩子常缠着村里老人讲故事，最爱听鬼呀神呀的。有一回，大家屏气凝神地正听到精彩吓人处，突然隐隐地听到门旮旯传来窸窸窣窣的奇怪声音，不知是啥神秘的东西在作怪，吓得孩子们缩头缩脑，大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从竹林里跑来的一只小刺猬。大人踩住它背笑着说：你这小东西是来听故事的吗？然后顺着刺抓在手里装进了竹篓。养了一段时间，不好好吃东西，饿得有点瘦，大家可怜它，又将它放回竹林。

二姨家鸡窝里莫名丢失鸡蛋，八九不离十是竹林里黄鼠狼干的。我曾多次看到黄鼠狼钻进鸡窝偷鸡蛋。听大人们说这小家伙鬼机灵，它的嘴小咬不开鸡蛋，就把鸡蛋用小爪抱着连推带搡滚出鸡窝，找一隐蔽处，把鸡蛋磕开而大快朵颐。半夜里突然被屋檐下一群鸡躁动的叫声惊醒，准是黄鼠狼叼鸡来了。二姨父赶紧披衣起床，打着手电筒操起棍子去撵，动作稍慢一点就会有鸡被咬断脖子叼出门外好远。二姨夫骂几声，任它逃进竹林，因为那时乡下都传说黄鼠狼是黄大仙，谁惹它，它就会报复。其实黄鼠狼是老鼠的天敌，它擅长捉老鼠，也算是为民除害。村里有了黄鼠狼，老鼠才不会患难成灾。

我七岁那年的秋天，母亲说我该上学了，硬是从乡下二姨家将我拽到城里，把我送进学校。从此很少去乡下了，虽然放假可以去玩一阵子，但还是遗憾地渐渐远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带给人无限快乐的青青竹园。

穿越（国画） 刘洪海



仙韶院（国画） 王长水

聊斋闲品

江山代有才人出

♣ 陈鲁民

今年五四青年节，有个电视短片《后浪》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大为轰动。片子里表现了当代青年丰富多彩的生活：出国旅游、穿汉服、做舞蹈视频区up主、电子竞技夺魁、潜水皮划艇跳伞、跑到冰岛玩摄影等。短片博得了许多“后浪”们的激赏和共鸣，说这正是他们向往的生活；也引起一些“前浪”的不满与批评，说其立意张狂，内容花哨，脱离现实云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后浪”与“前浪”的矛盾会永远存在，冲突会不断爆发，但最后结局，多半都以“前浪”退隐而告终，因为“后浪”具有时间优势，是舞台主角。资深“前浪”李敖生前有一首打油诗：“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风光能几时，转眼还不是一样。”酸溜溜的心态，加上无可奈何又不无嫉妒之意，远不如另一个“前浪”赵翼来得潇洒和睿智，听听他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才是“前浪”应有的达观态度。

“前浪”不满意“后浪”，是个基本规律，往往会说他们骄傲自大，轻慢嚣张，说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说他们狂放无忌，胆大妄为，全忘了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年轻时和他们毫无二致。这里固有恨铁不成钢的善念，有青春不再的失落感，也不无羡慕嫉妒的醋意。古往今来，每一波“后浪”的成长都曾遭遇过“前浪”的质疑，每一波“后浪”也都是在质疑声中长大、成熟并学会担当的。因而，奉劝“前浪”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拿过时的老标准去看待“后浪”，以偏见当真理，以无知当信条，忽视或错判他们身上那些鲜明的时代因素与年龄特点。

当然，“后浪”应尊重“前浪”，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毕竟他们具有丰富的阅历和宝贵的人生经验，姜是老的辣；但尊重是一回事，是否完全照着办又是一回事，毕竟观念和思路都有差距。“后浪”们似乎还应收敛一点锋芒，表现得谦恭一点，说话有一点分寸，做事留一点余地——可那还是年轻人吗？

世界上有一种很时髦的提法叫“文明的冲突”，那么，“后浪”与“前浪”的矛盾，也可叫“浪头的冲突”，包括思想观念的冲突，生活方式的冲突，奋斗目标的冲突，实现路径的冲突等。譬如“前浪”喜欢量入为出，勤俭持家，“一分钱掰两半花”；“后浪”则热衷高消费，及时享乐，动不动就要外卖，天天有快递，有的甚至是“月光族”。“前浪”喜欢安静地在家看书，三两知己小酌；“后浪”则更愿意扎堆去歌厅唱歌，越热闹越好。“前浪”喜欢稳妥保险有把握的营生；“后浪”则喜欢干具有挑战性的刺激的事情。“前浪”凡事喜欢从众，循规蹈矩，不事张扬；“后浪”则喜欢彰显个性特点，就是要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前浪”喜欢按部就班，有时不免会因循守旧；“后浪”则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常抱有梦想，总要尝试些新鲜玩意儿……凡此种种，既有时代特征，也有年龄关系，很难贸然说谁对谁错，可互相借鉴，也可各行其是，反正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在把着关口的。

一代更比一代强，是进化论的核心理论，也是不争事实。同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与风格、风俗与习惯。因而，无论“前浪”还是“后浪”，都应学会辩证地理性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前浪”不要轻易下结论说“一代不如一代”；“后浪”也别一棍子把“前浪”都打入老顽固行列。这里最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是各行其是与和而不同，是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

新书架

《不一样？嗯，一样！》：揭秘动物世界的神奇美妙

♣ 韩文静

在丰富多彩的动物王国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斑马奔跑速度很快，熊蜂总是飞来飞去。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身上都有条纹！那些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动物，可能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犄角、鳞片，还是尖尖的犬牙……找一找每页出现的动物有哪些共同点？这些特点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

《不一样？嗯，一样！》入围2018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图书馆贝尔图画书奖。该书用对比与比较的方法揭秘动物世界的神奇美妙，以独特新颖的观察视角展现动物的生活习性。童谣般的文字朗朗上口，将科普知识巧妙融入其中，图画配色优雅，极富艺术性。每一页的某一种动物在下一页中重复出现，却带有不同特征，这更是一本玩观察+寻找游戏的亲子互动书！引导孩子进行自我探究和发现，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的动物分类方式，囊括40种动物的科普知识，文末附加知识探索与拓展，满足孩子对动物知识的好奇心，拓展孩子的阅读视野。

人与自然

夜阑卧听风吹雨

♣ 范 蓉

不管是微雨纷飞，抑或大雨滂沱，有雨的夜，总是能惹起闲愁。细雨闲花皆寂寞，文人英雄应如是。我非舞刀挥剑的英雄，亦不是泼墨弄诗的文人。但雨总能让人无端生出太多惆怅。

若雨落得一阵紧似一阵，那隐藏在心底的愁，便不是涓涓细流慢慢地流淌，而是如决堤的海，要泛滥成灾了。雨中翻飞的燕，风中的花瓣，怕是要被远征的游鸿及飘落的梧桐叶代替。这不是春雨的轻柔，而是夏雨的凛冽。

夜闻几滴蝉鸣。似是从故乡出发，翻了低矮的篱笆，越过弯曲的河流，终于在今夜抵达。这久违的歌声，让心有些按捺不住，有一种唤作念的岩浆喷涌。这念想里，有阶前的青苔，老绿得似一条光滑的锦缎。有夜风拂来、暗香浮动的婆娑树影。

最念故乡的雨。当然不是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那种。丝雨，竟能细碎如愁，如弥漫在江南女子眸中的氤氲。但这样的朦胧烟雨属于江南与春天。夏雨，该是有北方的性格。暴虐，猖狂，干脆彻底，不顾一切，毫无退路，像个一统天下的王。

风雨交织，努力结一张紧密的网，网住蝉的歌声，不让它的婉转入了别人的梦。木槿树怀揣紫色的心事，它们攀着雨的丝线，努力弹拨出内心的旋律。旧屋老了，如落单的飞鸟。青苔一寸寸侵略，湿滑得让回忆无法立脚。翠木青草拔节生长，藤蔓纤细的腰肢紧抓篱笆，似远行人攥紧村庄的每一株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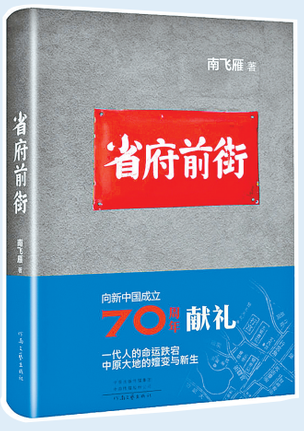
唐婉在《钗头凤》中写到：“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我觉得，这是描述雨的最美境界。一个“送”字，尤其动人心魄。相送有很多种，王维的最洒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的最深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些暂且不提，只说送黄昏。黄昏多么盛大，是怎么送来的？在这一点上，雨要小一些，像个文人或绅士，毕恭毕敬的，双手将黄昏送过来。送来了黄昏，雨却又不走。

继续在小轩窗外滴滴答答。室内檀香袅袅，影影绰绰，有人轻剪红烛，有人研墨挥毫。屋外，有花瓣零落成泥，有夏虫清唱夜歌。当然，若有人在有雨的夜里漫游，会有暗香盈袖，也会有草木清香。

时而入神，时而走神。在半梦半醒间，忘了归途。

连 载



这便是奕雯第一次跟静姝和丛诲见面。丛诲也不客套，冲奕雯一笑，把后备厢中的工具包取出，时而拆开这里看看，时而敲打那里听听，不多时便确定了问题所在，胸有成竹道：“修回原样不敢说，因为设备不全，但凑合着开回镇上是有把握的。”

奕雯见他开始忙碌，没话找话道：“你是空军的？在老河口还是卢氏县？”

在民国三十三年，河南、湖北是对日作战最前线，两处军用机场一个在豫西卢氏县，一个在鄂北老河口，距离丹水镇差不多都是一百公里。丛诲既是地勤，便不出这两处机场。奕雯这么随口一问，自然是对军情颇为了解，又开着辆捷母西的小卧车，身份可见一斑。而丛诲只顾埋头修车，并没答话，倒是静姝在一旁代他答道：“在老河口基地，是三大队即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基地为老河口机场的。”

奕雯遗憾道：“老河口还真没去过，卢氏机场去过两次。你也在镇上住吗？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静姝笑道：“我是今天刚到的，工作在新运促进会妇指会（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河南分会，下设河南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全国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由宋美龄担任。该机构为国民政府官方承认，并给予经费拨付的官方妇女组织），准备明天去报到呢。你在哪里做事？”

奕雯皱眉道：“非得有事可做吗？我便是无所事事的人，有事忙的人，也不见得多有趣。”

丛诲和静姝互相看一眼，不约而同都笑了。眼看天色已晚，丛诲加紧忙活，一脸的汗。奕雯和静姝见帮不上忙，便凑在一起聊着。静姝显然是心疼丛诲，不时问他累不累，要不要歇歇，丛诲只是老实地看她一笑，也不答话，仍是在忙着。奕雯只觉好笑，说她是“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静姝闻言一怔，笑道：“这诗是梁任公的吧？他老人家情诗不多，这一首很难得，我听许先生读过。”见奕雯一脸的讶异，又笑道：“人家许先生，是梁任公地地道道的旁听生，在清华学的是机械工程，后来考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了业做教官，淞沪会战时受了伤，不能再飞了，转做的地勤。”丛诲这才说道：“说来惭愧，只听了一年的讲座，梁先生就病重了，只给国学研究院做通信导师，再无缘聆听教诲，殊为平生憾事。”

三人就这么你言我语，不觉夜色已深。山里昼夜温差大，日头一落山，寒气便潮水般涌起。丛诲还好些，奕雯和静姝都是抱着胳膊，冷得直打哆嗦。奕雯灵机一动，四处捡来枯枝树干，又找到火柴报纸，生出一堆火，两个女子席地而坐，围火欢笑不绝。不多时丛诲也忙完了，到底是清华机械系出身，发动机一点火即着，奕雯和静姝顿时欢呼起来。夜渐深，三人已然饥肠辘辘，奕雯嫌镇上家里冷清，不愿回去，嚷着在山上野餐。静姝笑道：“大小姐，就算要野餐，你这个猎手也没能打下什么猎物，难道喝山风吗？”奕雯得意道：“吃的自然有，我父亲常出门，车上总备着些吃喝的。”说着，奕雯便翻腾起来，竟翻出一箱罐头、一包饼干，甚至还有一瓶威士忌。罐头是美制的军用口粮，丛诲在中美空混联队服役，自是再熟不过，一边熟练地开罐加热，一边介绍道：“这是美军的K式口粮，K Rations，专供陆军航空队和空降兵的，一日三餐齐全，有砂糖、奶酪、果酱、咖啡、黄油，还有火腿罐头、午餐肉罐头，餐后还有火柴和香烟——好彩牌的香烟，市面上很贵的。”顿了顿，又笑道，“这种K式口粮是新研发的，我们基地也是刚刚列装，令尊的门路倒是真广。”

山里的天，说黑便瞬间黑透了，好在天上有月，地上有火，三人虽是狭路相逢，不期而遇有时却也妙趣无比。丛诲是清华的高才生，却不善谈，脸上总是带着笑，一声不吭张罗吃喝，听奕雯和静姝天南海北地聊。原来静姝籍贯在通许县，通许在民国以前归开封府管辖，说来也算是奕雯的老乡。她是民国八年出生，大了奕雯六岁，原先在武汉读大学，又辗转西迁至四川乐山继续学业，毕业之后在重庆新运总会做秘书，如今请调回了老家。奕雯听了便笑，举起酒杯抿上一口，揶揄道：“说实话，我倒不觉得你是想为家乡效力，还不是去年中美空混联队成立，你的许先生到了老河口，你这才动了回老家的心思——”

静姝被她说中，却也不尴尬，笑道：“自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且是很重要的原因。”

奕雯一愕，没想到静姝会这样干脆，倒显得自己无趣了，没等她回话，静姝早回击过来，一脸的戏谑道：“那你呢？都快二十岁了，别跟我说你连男朋友都没有。”

奕雯想了想，叹口气，道：“要说有，那是对不住自己的心，要说没有，却又对不住自己的面子——你说，我该说是有好呢，还是没有好呢？”

奕雯说着，两只眼睛亮晶晶的，看着静姝。两人相视片刻，奕雯又举起杯子，呷了一口。徵茹车上的酒，向来都不差，带着浓烈的烟熏味，一口入肠，浑身都是酒香。她也不知道为何，虽与丛诲和静姝初次相会，却是一见如故，竟仿佛天地开辟之际，三人就在这里相识相聚了，一直喝酒闲谈到现在，也不知过去了几千几万年。静姝见她脸颊绯然，笑道：“换作是我，宁可顺从自己的心。至于面子呢，我记得有人说过，‘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你说是吧？”

奕雯连连饮了几口，一时间有些微醺，懒洋洋的，四肢百骸也都乏了，听了静姝的话，仿佛一双柔手滑过身子，所经之处松软异常，又是温热，又是凉爽，惬意得无法言说。她恍惚间想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好像那时鬼子还没打过来，她还上着静宜女中，发了高烧，在双龙巷住了一夜，起了一身的腻汗之后，冯氏给她擦身子。不知不觉地，六年多过去了，冯氏也死了快三年。

丛诲见两人都不吭声，便不动神色，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口琴，静悄悄吹起来。曲子是美国人约翰·庞德·奥德威所作《梦见家和母亲》，弘一大师在俗时填了词作《送别》，一时传诵大江南北。静姝和奕雯对词曲都很熟悉，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直到最后一句“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两人唱完，也还是沉默，轻微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地呼出，无不小心翼翼，生怕扰乱了余音。半山腰处很安静，只有身边小溪清浅，虫儿飞鸣，两人的呼吸像被放大无数倍，竟有了铿然的质感，仿佛一件重物掉在地上。丛诲笑起来，难得地开口道：“这是我的不对，这曲子有些悲情了——你俩可否知道，这山叫何名？”

36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